

任縣志卷之九

知縣季 芷介菴重修

藝文

日月雲霞天之文也山川花鳥地之文也天地有文不能自傳而藉人以筆墨代爲之傳則捺觚者不能爲五經鼓吹亦富自成一家言與功德爲三不朽舊志所載藝文綸音而外記序吟咏僅數章耳又酸澁不可讀何所收之不廣也

任縣志

卷之九

乃遍搜碑碣無慮百餘篇雖詭譎者過半然不乏華腴可爲渚陽生色節取其有裨政治與廢攸關者若干篇以表一邑文風志藝文

誥勅

太僕寺少卿謝旻誥

書稱僕臣正厥后克正卽今太僕之職也責任攸重內外惟均匪資通材不以輕授爾陝西行大僕寺少卿謝旻蔚以儁茂奮跡甲科出宰秦封循良奏績擢居民部會計稱平旣以迪哲之求遂擢憲臬之任閱

實審克茂著祥刑頃念各路馬政廢弛簡自外臺俾
蒞蕃圉爾能訓閑與術甄別僚屬塞淵底功驟牝蕃
庶朕用爾嘉茲以郊典覃恩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於乎思無邪思馬斯臧詩人之頌魯侯也勉
企前聞嗣膺顯報

封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謝汝輔勅

朕孝奉兩宮載奉尊親之典恩均四海仍推錫類之
仁念具慶之尤難豈棄封之可愆義關激勸情遂顯
揚爾謝汝輔乃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旻之父詩禮

任縣志

卷之九

二

名家立園逸士孝親敬長全至行於天倫濟物周貧
擅高評於月旦篤生偉嗣榮列郎曹出納詳明心克
殫乎國計操持清慎志實守乎官箴揆庭訓爲可徵
邇慶源而有自寵恩伊始晚福未涯茲特封爲承德
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於戲溫綸衍命益增門閥
之光品服改觀坐享桑榆之樂

戶部河南司主事李景萃勅

戶部司錢穀養民之政任重而務至繁故置屬特詳
而遴選以克之爾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李景萃賦

質敦明從身端恪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乃能持
廉秉公俾禪國計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
德郎錫之勅命於乎八政之疇先於食貨益國之所
賴以立也惟會計當則用可裕惟出納謹則弊可釐
尚益盡心以佐爾長亦嗣有崇寄欽哉

封戶部河南司主事李璋勅

朕聞忠於事君者子之孝資於事父者臣之忠而勸
忠於孝者君之禮也褒襲之典於國有初爾李璋乃
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景萃之父孝友著於家庭信
任縣志

義孚於鄉曲雖蓄德不耀而賢胤嗣興慶延斯在宜
推茂渥以示褒嘉茲特進爲承德郎戶部河南清吏
司主事服此明恩綏爾榮養

兵馬副指揮霍彥彰勅

朕惟京師天下之都會故設五城以分理厥務必得
其人乃克濟焉爾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霍彥彰
蔚以庠彥肄業國雍授任今官克勵勤慎賢聲茂著
勞動可嘉茲以大慶覃恩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命爾其益盡乃心勵乃行以需顯擢欽哉

贈兵馬副指揮霍燧勅

朕於群臣之盡職者必覃思於其親所以敦本而勸孝也爾霍燧乃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彥彰之父隱居弗耀德積朕躬訓予有成爲時效用爰頒綸渥用勵顯揚茲特贈爲文林郎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爾靈不昧尚克承之

鴻臚寺序班杜宗壽勅

我國家之設鴻臚上而郊廟朝廷下而百官四裔儀章容飾實專掌之故置屬特諱而其選甚慎也爾鴻臚寺序班杜宗壽發身監胄簡授清班勤慎不渝官守惟恪可無褒錫以勵群工茲特進爾階爲登仕佐郎錫之勅命爾尚益臻來効無替初心考次陟明國有成典欽哉

戶部陝西司主事毛木勅

國儲重計也視歲之登耗以制其出入雖存乎司徒而分任責成各有司存苟非其人疇與其濟爾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毛木志行端謹不愧名家綜理嚴密尤精吏治任用以來長貳咸稱其能茲以三載考

績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軍國之需國有
常經而時每稱誦則以冗蠹生於承平經制廢於玩
愒故國儲日損而不知也爾職司戶曹蓋亦籌之久
矣尚思所以裨國欽哉

匹配之際人道之始自昔哲王咸重之矣錫命有常
朕身新焉爾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毛木妻劉氏夙
閑內則克相其夫燕婉不廢于歲規居寵恒存乎敬
戒今夫以三載考最是用封爾爲安人尚敦內範無
添訓辭

任要志

卷之九

五

贈戶部陝西司主事毛淮勅

古者舉士於鄉多推本世德觀其家訓子孫之賢而
是賴者非一日蠲典也爾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毛
木父毛淮經術醜藉自得家傳醇厚不浮稱爲長者
雖仕進不遂而貽教則多今子服勤戶曹日有嘉績
是用贈爾爲承德郎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英爽如
存尚敬承之

人臣懷罔極之恩而圖報未能意未嘗不欲假寵於
君以爲親榮也朕方求忠於孝亦何愛於恩命而不

以爲群臣勸乎兩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毛木母李氏劬勞教育子方幼而未成幸際顯榮夫雖沒而永懋今子以課最來聞宜從子貴是用封爾爲太安人尚延胡考之休永迓維新之命

封工部營繕司主事達臣勅

朕聞古之君子蓄德勵行以自淑其身者則必克昌其後時及天道設國家褒錄人臣之親所以明植慶之源而行奉若之典也爾達臣乃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其道之父賦性孝慈銳情書史直

任縣志

卷之九

六

方範俗勤儉理家庶云古之良士矣義訓成子展采冬曹而爾躬履壽康榮膺祿養茲非廸德之慶乎是用封爾爲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尙篤於教忠以介繁祉渥恩未艾其敬承之

朝廷施恩臣下及其父必及其母以劬勞之德人子所欲報也豈非體其孝而勸之忠哉爾陳氏乃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達其道之母靜真儉素克踐閨彛正以相夫慈能教子婦儀母德可謂兼備矣茲叙爾子

一 顯爰錫綸章以示褒寵特封爾爲

安人祗沐休光永綏多祐

工部營繕司主事達其道勅

國家貢賦由漕渠以入而濟寧當南北之中其地爲
要且重故特以司空之屬專理之非敏慎之士罔克
勝也爾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達其道
尚學闕博器度端凝擢穎魏科効官冬省恭勤以蒞
政廉介以持身歲運若時國計有賴朕甚嘉焉雖有
繕部之遷而水曹歲闕所宜錄也茲特授爾階承德
郎錫之勅命夫隨地而效忠者臣之分歷試而咸宜
任縣志

卷之九

七

者才之良其尚益勵忠歆懋圖遠烈以無負朕掄授
之意爾亦永有令譽欽哉

朕惟人臣恪守官常以功業自奮者必本之賢助故
䟽榮錫命旁及中閤嘉相成也爾工部營繕清吏司
署員外郎事主事達其道妻駱氏休有令儀作配君
子克勤儆戒郎署蜚聲可以知爾之賢而能助矣茲
特封爲安人象服是宜益敦壺教

贈都司僉書王來薦誥

恩彰下逮勉篤棊於群寮家有貽謀本恩勤於大父

用溯源流之自爰推綸綍之榮爾王來薦乃直隸萬
全都司僉書管掌印都司事王适之祖父植德不替
佑啟後人綿及乃孫丕彰鴻緒休貽大父用錫寵章
茲以覃恩贈爾爲昭勇將軍直隸萬全掌印都司僉
書管掌印都司事錫之誥命於戲垂裕孫謀已沐優
渥之典崇褒祖德用邀錫類之仁貽厥奕祚佩此新
綸

贈都司僉書王完初誥

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孝
任縣志

卷之九

八

者宜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王完初
乃直隸萬全掌印都司僉書管掌印都司事王适之
父義方有訓式毅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旣克家而報
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
昭勇將軍直隸萬全掌印都司僉書管掌印都司事
錫之誥命於戲教訓爾子永無忝於家聲賁及夜臺
尙無負於國典欽承寵命慰爾幽靈

都司王适誥

褒忠表義昭代之良規崇德報功聖王之令典特頒

思命以獎勤勞爾直隸萬全掌印都司僉書管掌印
都司事王迺武闡茂選兵畧夙嫻授以掌印都司無
忝厥職服勤戎務訓練有方恪慎小心勞績素著式
逢慶典宜錫寵章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昭勇將軍錫
之誥命於戲恩推自近乃弘獎夫崇階業廣惟勤尚
克承夫寵錫欽予時命勵爾嘉猷

鞏昌府通判謝鑑勅

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陝
西鞏昌府糧捕通判謝鑑才堪効用力可分猷庶事
任縣志

卷之九

九

咸賴以馳驅小心克昭於夙夜適逢慶典宜沛新綸
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弘敷章服
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恪共奉職良臣旣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從其貴
爾陝西鞏昌府糧捕通判謝鑑妻劉氏含章協德令
儀夙著於閨闈黽勉同心內治相成於夙夜茲以覃
恩贈爾爲安人於戲龍章載渙用褒敬戒之勤翟芾
欽承永作泉原之賁

臣子敦服勞之誼典旣疏榮女士嗣淑慎之徽恩宜

並茂爾陝西鞏昌府糧捕通判謝鑑繼妻周氏素嫻
內則動協女箴相夫載著勤勞宜家克彰令譽茲以
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蘋蘩繼媿式揚彤管之輝繪
綵同褒勉贊素絲之德

贈鞏昌府通判謝克俊勅

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
之恩爾謝克俊乃陝西鞏昌府糧捕通判謝鑑之父
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
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承德郎陝西鞏昌府通判錫
任縣志

卷之九

十

之勅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
茲優渥永庇忠勤

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之攸隆
爾陝西鞏昌府糧捕通判謝鑑母崔氏壺範宜家夙
協承筐之媿母儀詒穀載昭畫荻之芳茲以覃恩贈
爾爲安人於戲彰淑德於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之
有赫永賁泉蘊

總督四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二級苗澄誥

國家恩創業之隆當崇報功之典人臣建輔運之績
宜施錫爵之恩此激勸之宏規誠古今之通義爾總
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性資端謹才識宏通俾
掌總督恪慎無慙于職守宣勞政務夙夜克矢乎寅
恭任用有年小心益勵崇階沅陟歷試能勤欣茲慶
典之逢宜沛恩綸之寵爰頒新命以示褒嘉茲以覃
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推恩申命爰
弘獎于忠貞樹德懋勳尚益勤于篤棐祇服朕命勉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一

盡乃心

作朕股肱良臣所以矢夙夜釐爾女士內則亦以劾
助勳休命用申壺儀維懋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
級苗澄妻李氏相夫克諧宜家著範爾夫恪勤盡職
藉爾黽勉同心內則旣嫺褻綸宜錫茲以覃恩贈爾
爲一品夫人於戲瞻此勤勞之佐久藉同心嘉爾貞
順之賢載頒異數幽靈不昧佩此明綸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

而成誥

父有令德子職務在顯揚臣著賢勞國典必先推錫
用申新命以表前休爾苗而成乃總督四川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二級苗澄之父持身有道迨子成名嘉予懋績之
臣實爾克家之嗣用褒義訓愛責恩榮茲以覃恩贈
爾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二級錫之誥命於戲率行式穀澤流青史之光教孝
作忠榮耀紫綸之色永培祚胤益庇昌隆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二

國之最重者惟是忠蓋之臣家所由興者以有劬勞
之母特頒恩命用慰子情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
級苗澄母霍氏慈能育子教可傳家念茲靖共之猷
實本恩勤之訓母德旣著渥典宜加茲以覃恩贈爾
爲一品夫人於戲頒爵用以榮親褒忠因之教孝錫
隆恩于不匱表嘉譽于來茲欽服寵綸用光泉壤
育撫同勞母誼不殊于始繼休榮均被君恩罔聞于
後先典旣酬勲禮宜並貴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繼母王氏嗣修闡範式穀後人撫異產爲已出罔間恩勤承國典之寵光無慙似續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念茲良臣報彌培成之德嘉茲令子褒及勤教之功休命欽承松楸永賁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

汝堅誥

貽厥孫謀忠蓋識世傳之澤繩其祖武恩榮昭上逮之休忠厚之道攸存激勸之典斯在爾苗汝堅乃總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三

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之祖父爾有貽謀以啓乃孫傳至再世克勤王家褒錫之恩宜及大父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錫之誥命於戲再世而昌無忘貽德之報崇階特晉用昭寵錫之恩奕代垂休九原如在孝子之念王母情無異于慈幃與朝之獎勞臣恩並隆于祖烈爰沛貶封之命用慰報本之懷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祖母張氏爾有貽恩迨於再世乃孫襲慶績懋國家嘉爾淑儀宜錫褒寵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章服式賁沛介錫于大母綸綍寵頒保昌隆于百禩永承家慶以妥幽靈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

雄誥

與朝開創之業端藉元勛及至繼嗣之材實資世德式遵令典用沛洪恩爾前雖乃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任縣志

卷之九

十四

二級苗澄之曾祖父源遠流長本深支茂蓋積德于乃躬故發祥于奕世曾孫有慶惟爾之休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錫之誥命於戲一德交孚迂天休而滂至數傳始大荷帝眷之方來尚其欽承式佑爾後

德隆宗社於開國爲崇功懋及曾闡於承家爲異數庸頌寵命以著殊休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曾祖母胡氏慶衍曾孫徽流四世重情培德乃啓

後人溯水木之深長用恩榮之遠被茲以覃恩贈爾
爲一品夫人於戲徽音邈矣佑祚胤而克昌寵貺赫
然保昭融于無斁傳之永遠服此休禎

亮我天工良臣著績重情繼美慶追曾孫用沛國恩
以彰世德爾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苗澄繼曾祖
母施氏克嗣前徽式垂後範罔德之積爾亦無慙曾
孫之報榮當並錫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
封章儼賁先生奕葉之餘寵命知歆榮溯本源之重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五

承恩罔間衍慶靡窮

城池橋關碑記

重修城池記

訓導吳 昂

皇上登寶位之五年秋八月 勅天下羣邑修築城池用戒不虞保此元元遠近翕然奉 命時期羣劉

侯譽尹任邑以順德爲畿輔地而任居順德之中尤爲要害於是卜日興工計丈尺揣高卑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城則高之池則深之城池旣修又券三門三門旣券又建三樓於上以鎮乎近而望乎遠經始於景泰五年九月二

任縣志

卷之九

十六

十三日至十月初五日告成侯偕官僚士庶登城東觀海岱西望太行南視衡漳北顧河朔擊節嘆賞雖雄藩大隄不過如此真可以爲畿甸之壯觀矣侯旣去士庶恐歲久易湮不可以不記徵予爲文勒諸石以永其傳予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自古君國子民者皆恃以爲備若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是已洪惟我皇雄據四海威鎮八荒遐陬僻壤罔不率俾然猶設險守國益亦古帝王慎固封守以康四海之意也矧任邑爲畿內首善

之所劉侯政聲魁九邑化感白鳥方古中牟馴其
循良之績悉載邑誌已嘗採錄進聞今又躬率群下
修築城池不動聲色而成之真可爲公侯于城矣使
天下之爲守令者皆如劉侯將見宗祧如磐石之固
天下如泰山之安矣予忝教任邑深感劉侯功惠之
盛姑卽其設險守邑之善以記之後世瞻斯城者侯
之功德與之相峙觀斯池者侯之功德與之同流矣
於是乎記明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七月 日譔

任縣均撥牧馬草場記

永昌孔

鑑

本府別駕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七

竊聞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夏官然則軍旅之
所資牧政之攸繫其重矣乎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
淮甸奄有四海萬幾之暇欽定馬政條例一十六章
律載廐牧一十一條內則設太僕寺以綱維之外則
設行太僕寺苑馬寺以分理之悉隸於夏官太宗文
皇帝繼體守成恢弘治道於各羈邑又增設司馬政
官專理其事自後聖聖相承條例益增蓄牧蕃息間
有弗廷而討之則所向奏功然則馬之當重審矣方
今萬邦咸寧群黎安堵生齒益繁天下無不耕之民

無不種之地緣草場牧馬散逸莫拘食踐粟麥民以爲患壬辰歲有司請於巡撫楊公深以爲然行文繩邑以牧地分撥養馬人戶佃種其所出粟麥用資貧戶勒買馬匹民獲其利順德府屬邑曰任其牧地視諸那臺等邑較多適是歲秋大雨清漳濁漳暨諸潦水橫流東盟臺等牧地盡被滄沒積十餘歲水退地出縣令熊宗德計畫其地足以均撥馬戶佃種申請於漚漚守林君喜協厥謀卽日牒予下邑照戶分撥甚盛舉也雖然人事更代時移歲易不能無湮沒之

任縣志

卷之九

十八

患故請予爲言刻石以識之予惟周人井田法壞豪強得以兼併苟不別其頃畝界至又何以杜其久無侵漁之弊乎今漚守嚴明有爲縣令清慎行政斯舉也不惟有以杜勳戚請求之門抑且有以絕豪強兼併之患其有益於民也博矣宜述其梗槩以塞其請若夫各社分受頃畝數目坐落界至悉勒諸碑石用垂永久庶使後之繼治者有可考云明成化二十三年夏五月端陽日

穆家口村疏通河道記

邑人高大經

任順德下邑也任之東有漳河澧河沙河洛河蔡河馬河百泉河達活河滏陽河凡九河皆來自西南趨東北至衛河入于海者弘治時潮水澆澤九河舉發洶決堤防下流至真定府隆平界淤窒壅塞者四十餘里水失其性淤溢而汎濫隆平鉅鹿任均被其害袤廣各三二十里而任之患居多以田疇計千有餘頃以村落計三十餘鄉其民乘漲縮爲去留皆芻蕘而居漁洶而食且售產業鬻妻奴以供兩稅者數十餘年其往來之民牧非不憇然欲驅之也直以有事

任縣志

卷之九

十九

土役民輒騷動故徃于目前之安而不敢爲數十百年之計因循至此嘉靖四年陳公璣旣至知水之爲患也毒且久乘舟而往遡九河之流尋壅窒之故深用愍惻卽命工繪圖具牘以請於巡撫劉公劉躡之未幾陳調去劉亦謝政旣而何公代至下其議于郡郡守于公以水患所職者重而任其責者惟艱遂以別駕董公專其事董復親謁何公面請以地接隆平當兩府分調夫役同管修理何公如其言命順德起夫七千名真定起夫三千名以真定別駕白公同督

之董至河干因順德之患特甚夙夜籌咨畢殫心力
有若疾痛之在身者遂席野而署行厨而炊畧基址
程土物平畚築均有司命功量日躬冒風雨以先之
民皆効力功昉于九月十月告成自穆家口至羊毛
圪塔上下相距四十里其深廣各丈許水得其性奔
湫滂沸視不容瞬董公臨堤而眺曰快哉若沉疴之
脫也隆平鉅鹿盡復膏壤而任之水退亦幾半蓋以
九河所鍾而一河瀉之難卒涸也董猶少之因白于
公嚴戒巡捕官時察形便量起夫役漸加疏濬務底

任縣志

卷之九

三

平焉今三邑之地田疇可耕矣村落可居矣兩稅可
輸矣民之售產業鬻妻奴可免矣旬月之間而除數
十年之患其功厥惟懋哉任幕李公瑜嘗佐茲役知
董公之賢勞暨諸公之協謀欲勒諸石以紀其事而
問言于予予爲之說曰陳公之創議仁也劉何二公
之不格智也于公之重其任誠也董公之親執其事
賢勞而有功也嗚呼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萬世
頌之故劉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夫禹之所以能成
如是之功者蓋其志能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已溺

之也今之水雖不如禹之大而其患于一隅之民
視禹之時爲尤久矣惟子民者無禹之志故也若諸
公者其各有禹之志者乎董公者其兼有禹之遺功
者乎誠亦可頌也已雖然不常者氣數也靡定者水
脉也恐他年淤窒壅塞猶夫昔也其爲害于民猶夫
昔也其民牧之狃于近而因循者猶夫昔也今鐫石
于此後或不幸而有變廢或指此曰昔者之害諸公
能除之今日之害吾輩寧悉安乎則動舉有據而上
下順適邇傳以至十世百世千萬世雖塞可通皆今
任縣志

卷之九

二十一

諸公之力也其功不既永乎李是其言遂命工刻石
以爲記明嘉靖六年十二月

新建廣便橋記

邑人謝旻

器事弗中乎度弗利于民弗乘乎術謂之妄妄則侈
氏弗與焉君子弗爲也中乎度矣利于民矣時可爲
矣而不爲謂之慢慢則廢民殆病焉君子弗已也若
夫橋梁者王政之所先利民之急務傳曰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容可緩乎任居九邑之中實
爲衝要城中有河源于邢之達活泉流經於此博

折北出與澧水滄水會可通舟楫以達京師其城中
學宮察院縣治迤東府館馬廐倉廩總舖馬神祠位
于河陽總舖前舊有木橋以通往來歲久朽敝官民
咸病焉邑侯劉君視而弗安廼會集其民而諭之曰
橋梁有司事也壞而弗治于民爲病于職爲曠方今
秋成可用民力盍更易以石爲一勞久逸之圖耆民
周文德霍憲等咸應之曰橋之改建實以利吾民旣
厯侯之憂可復費在官財用乎當自爲之侯曰官府
興作必煩民力必用民財苟董之非其人則有侵漁

任縣志

卷之九

三

延緩之弊未若民自爲之省且易也遂許之邑之士
夫居民咸樂于相助取石于山鍛鐵于冶經始于嘉
靖八年十月朔落成于九年二月旣望體勢宏而整
制度朴而堅橋成矣生員高繩武典曁王又章輩請
叙其巔末并名其橋辭之弗獲與衆議曰橋建于城
之中爲用甚便且廣通于府館旌節便于甸宣通于
馬廐雲錦便于點飼通于倉廩出納便于輸將總舖
通則公檄有遞送之便馬神祠通則祭祀有時舉之
便大有朝陽街通則日中爲市農末相資有各得其

所之便既便于官復便二十民其爲便也一何廣哉劉君名斌字朝用山西武鄉人以國子生來宰吾任心純行古令簡政平期年之間民孚其化於時陰陽和風雨時昆蟲不作年穀順成又若便於民者茲橋之建於事爲度於民爲利於時爲順非侈且廢也侯之令方出民則黽勉相率而遂成之上便於下知所先務而不煩可謂良有司矣下便於上從所當爲而弗逆可謂義民矣皆所謂便也名曰廣便可乎僉曰然遂名之因記其事云

任縣志

卷之九

三

任縣重濬城中蔡渠記

邑人李景萃

任古大陸地曼衍平曠九水交流其改經城中者惟蔡水云蔡水發源達活泉稍東與紫金泉合蜿蜒紆譎踰三十餘里爲縣西郭昔人於此醜爲二支一南向環城爲濠一北向東折穿城爲渠渠流凡百武爲倉廩又七十武爲縣治又四十武爲部使者行臺又六十武爲泮宮由泮宮折而北又折而西玦環縣治後舊有後樂亭其臺畔及亭皆流水通焉復折而北始穿城而出與濠水合東走二十里許乃瀦爲湖此

蔡水經流之大都也初穿城爲渠歲月注民無復可
考聞諸耆老言當渠未及壞時居民灌漑治繹皆取
給於此且足爲倉廩火備中感於堪輿家言罷疏濬
功下流遂壅河形雖存祗爲積穢矣然渠壅則濠溢
濠溢則城易崩版築之役歲或爲任民苦是渠成則
有利而無害渠廢則有害而無利其得失之故較然
可觀也自余拔足隴畝客遊江海間見蕞爾邑聚多
引水穿渠入城大者容舳小者利汲心竊羨之歸視
吾邑則湮塞如故未嘗不喟然嘆也夫引水穿渠南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四

北豈異宜哉人事之不齊時固有待耳嘉靖己未余
自越中祗役入都事竣取道梓里適汾澳孫侯奉憲
使見吾陳公檄集丁夫治之無何余將適越見清流
如駛有海濱江塙之觀矣乃孫侯復將陳公命問記
於余夫力役古人所重故舂鍤之興必因民所欲不
以佚道難信不使也今畿輔之民財力並誦矣辟之
征夫未弛負擔方切息肩之思苟不憫其勞而益以
銖兩則必艱然怒矧責以鈞石乎茲于未決旬之間
而復數十年已廢之渠非金簡玉書之術陽侯河伯

之靈相之成也龜手跡足固勤吾民矣乃子來奏功
叫嗟而辦此其故謂非勞而能擇使之既信也邪彼
苟憚勞費徃便就安固號稱不擾矣揆以導利興壞
可乎哉陳公之布令孫侯之宣勞德將與斯流並長
矣時余行李匆匆無能執筆札之役茲以移守關西
旅次稍暇乃申前諾而爲之記云渠廣三丈深十五
尺自分而合凡三里始事於九月壬辰訖工於是月
丁酉計役丁夫三百人陳公名大賓楚人起家甲辰
進士以名御史守河間遷兵憲飭戎於此修舉鄉約

任縣志

卷之九

二五

教弟子員以絃誦講明韜畧爲畿輔建不世功孫公
榮先晉人展體率職他所興舉甚衆人謂健令諸與
是役者附之碑陰嘉靖三十九年十月

建永濟開紀

邑人趙文炳

邑之東北三十里許有河曰滏陽發源於磁州山西
之麓潞廻曲折直抵天津與運道合商賈舟楫輻輳
河下稱巨津云河之西地形窪下歲苦滄沒其東則
高阜歲又苦旱職斯土者恒思經理之而未遑也萬
曆乙未春徐侯奉命宰任邑問民疾苦水患最甚下

是單騎北巡滏河境上西望張家泊波流洶湧害民
禾稼乃督鄉民疏其淤塞增其堤岸引巨津而北流
歲遂大熟東望中魁等處苗將就槁因喟然曰河水
若斯而臨河者不得微勺水之利以潤焦土是國民
之惰上之人亦與有責焉乃屬其父老而謀之諸父
老賈班等因進曰先年苦旱民等築土壩於河中蓄
水中流蘇潤枯槁家獲厚利第土功旋廢事非經久
若建以石閘是吾民子孫萬世利也顧工費甚鉅創
始甚難其若之何侯曰是吾責也乃檄一方父老咸

任縣志

卷之九

二十六

造於庭諭以建閘意諸父老翕然一口明公爲百姓
興永利工料之費民等任之不以煩公帑鼓舞勸率
惟明公留意焉侯大喜遂與諸父老計工程度財用
需費七百餘金計水利所及者履畝稅之以二分爲
率僉謀既定人心悅從因上其事於當道咸報曰可
于是集工匠召夫役鑿石于山伐木於泉鎔鐵于冶
炊灰於陶擇謹厚鄉民穆騰孫儒孫守正賈儀趙邦
祿等三十餘人職出納錢穀經始於丁酉年春二月
越戊戌工成強半是歲漳水決曲周鄭家口溢入滏

陽爲患侯復開月河厚堤堰躬親督視不憚寒暑仍
設處穀三十石以勞石工越明年己亥功告成開基
高一丈四尺東西廣濶一丈八尺旱則閉閘蓄水東
救稿苗水足卽開閘以通舟楫誠一方勝槩萬民永
利也是役也財徵之地而民不怨力取之民而衆不
勞非所謂佚道使民者耶無何侯有東平之擢甫戒
行復進父老而論之曰閘功成矣顧子閘不建矣以
便蓄洩溝洫不通奚以資灌溉閘爲虛器矣今與爾
百姓約閘之南建子閘數座首曰天口閘次曰田家
任縣志

卷之九

二十七

正閘得次日吳家口閘又次日鄧家口閘又次日王
家灣閘又次日賈家閘最下曰邊家庄各隨地勢挨次灌田
由天口而田家庄以至邊家庄各隨地勢挨次灌田
仍於各村北境橫築小堤高二尺濶伍尺以防用水
溢額爲下流患其東岸大堤當倍築高厚夾植垂柳
數百萬株以固之使漳水不得衝決庶幾哉有水之
利無水之患乎吾行不暇爲此爾父老亟圖之噫嘻
世之愛職者孰不曰吾無愆於期會簿書吾分畢矣
孰肯竭力建閘爲百姓興無窮利卽興矣孰肯諄諄

爲百姓圖久遠計於去之日哉侯之愛民可謂至矣
昔召杜守南陽開溝渠修陂池以興水利故當時比
室殷足有召父杜母之譚迄今爲良吏首稱侯之建
闢濬渠以厚民生視召杜奚啻過之異日灌溉功成
百姓歌咏盛德寧出南陽後哉余因鄉民之請爲之
記其始末以俟後之傳循良者採焉徐侯諱璘號毓
初江西臨川人以省魁治任六載課農桑修廟學清
獄訟查浸沒善政難於縷數建闢其大端云萬曆二
十八年歲次庚子秋八月

任縣志

卷之九

二二八

新塞南門記

邑侯趙時晉

按邑乘舊無南門門闕於今上之紀元前令袁君勗
議也又四十年而不佞晉來爲令見四門端時南向
獨新整但郭外僻隘寥寥數椽若不足爲有無也者
顧蒞政之初未遑他務獨先問士改之嘉隆之季雲
龍接武或解發京闕或聯登天路彬彬乎稱盛際已
自上御宇以來踰三紀餘無論春秋兩榜卽以明經
貢天府者亦凋謝不可多見論者遂以惰窳咎士不
佞亦謂卽不以惰自甘而或上之人鼓舞振作之道

缺然不講是亦足爲寢衰地也乃爲之考課講究
既人握隋珠而家蘊和璧屈指授青紫拾芥耳此
關而復落落不佞益不解無何以覲抵都別駕夔
代色篆搃孽士紳之落莫探其故因與諸士登城
望見南門直射學宮大駭異曰此敝之原而敗之始
也按地形任南枕龍崗北瞰陸渚九河環抱滙池於
艮如人之面北者然故啓土建邦取丁山癸向之勝
不設南門厥有至理前令蓋誤借文明于離火不察
其完固之氣已盡洩無餘矣此如不治任士卽技

任縣志

卷之九

二十九

屠龍才堪繡虎奈此破敗之風氣何公洞曉堪輿故
一寓目如指諸掌乃走檄白於上會天雄備兵使
焦公極嘉與之因便道躬閱方贊其事遂集丁夫鑿
吞鍾趙事者咸子來弗敢後不浹旬而底績於是任
人謂公宜不朽因以記屬不佞乃謂任人曰是役豈
於舉措有其難之端而勞費不與焉淺夫見事不見
理青烏家言幻杳罔稽以投於懵懵者之耳不受也
受矣而或徂於因循憚于興業如強疾者之忌藥銀
迴瀾者之厭隄防痾日深潰口日甚率委於莫如之何

而事不舉又或以一服官爲傳合以措政爲傳局賦其地之利害秦越人也誰爲計後來者而事不舉且此郭外數椽久取道於此一旦因遂成隔絕人情自通而之阨情必不順而勢必爭奪嗚嗚嗚其不便當事者未必以學其害事者未必有無之狀往往爲之守止進退上下之積害論於十數家之阻撓而事亦不舉矣其與衰權利之爭不蹈案合其誰能破聚訟之訟其難竟之緒如公若乎蓋亦有運會焉是門之閉也閉也死之所繇不與論之其

任縣志

卷之九

三

開也孰使之否閉也孰使之泰意者天官冥任之靈鬱而賜之公平不然官茲土者匪一人矣靈靈之靈識如不佞之無所建明也者而挽回之力必歸之耶耶竊聞天人一理有助順者必有効靈者而靈靈之靈之烜赫震耀不蔡可知公之所鑄且與斯靈無靈靈靈永於貞珉也哉故不辭蕪劣而爲之記公名予任號覺菴新都之歙人今擢廣西永安司馬因併載之爲頌公者考焉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四月

重修任城記

邑侯社天

大清定鼎之五年余承乏來牧茲土時當仲春震震優
渥二麥向榮心竊自喜口任俗醇厚素稱易治加之
康阜民自樂業教必順從可優遊臥治矣故一切從
寬與民休息惟征輸國課萬不得已者催科撫字
並行不悖奉

功令之外無餘事矣迺仲夏之際陽侯爲祟三旬有餘
列缺屏翳無時不肆其虐迨七月初又加甚焉隄脫
穹廬淪沒無筭雖綢繆之牖戶莫禁漂搖公廨民室
畧無孑遺城垣坍塌者計三百八丁丈一尺更鋪敵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一

臺共三十座任本彈丸地而頽敗至是其蓋可乘其
虛可搗而府藏倉廩民命國計關係匪輕使守備
不設寇警日聞泄泄視之可不爲寒心乎卽欲驟爲
修補民且與魚窟爭處而我又以雉堞重因民方父
子對泣而我欲以臂指從事其誰與我於是緩之又
緩至於八月請之上臺困程工度用費實浩繁念凋
瘵之民不堪重役所需薪料本縣捐俸二百金遴役
採買且暮督工視前更加堅固焉作始於八月二十
日告成於十月朔爲日四旬計工十百人但見城之

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知役使之勞
救災補敗本縣不知竭幾許心血矣嘗思一縣之務
舉一大事未有不駭民動衆者有法以行於其間寧
損已無損民縱勞民知恤民始焉疑中焉定終且歡
然樂其有成矣是役也力雖借之民而費不出於民
不出於民而利仍歸之民力借於民吾甘任怨利歸
於民吾不任德任民其許我乎若猶是因循顧望今
日諉之明日前人諉之後人視縣官如傳舍姑息於
一時而不虞後禍之滋者非余心也因鐫之石以告
來者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二

疏河紀畧

邑侯吳懷忠

丁酉歲十二月之杪予初至任蕃
瑟涼瘠顧若老幼
多鵠面鳩形予惻然問所以致此
皆曰害任者不數
而水之患爲甚未幾爰引轡東南
郊見白波天際浩
淼無垠目驚心懾不意其身遊海
國也及考則壤浩
之意由是寢食以憂思無一非爲水
計者無一非爲水
計而計無從出予困矣乃遍檢諸
當事者水政之議

確求不畫以流於予困諸議紛錯或有曰陸澤之水非神禹不能平非神禹不能平是水必不可治矣水必不可治予益大困矣中夜徬徨如寐忽寤自謂曰水亦惡有不可平者哉按禹貢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謂恒衛之水既從故道則大陸之地皆可耕作也在陸既作者也故澧水滄沒民田千餘頃議自郭守敬始守敬元人也錄元而上遡之禹殆數千歲未聞任之大陸不可耕作也若水必不可平則陸澤之賦稅當不至今而不存矣錄前而觀而知大陸澤悉爲耕

任縣志

卷之九

二十三

地而水惡不可平也且又自元以迄於今幾四百歲聞故老譚任之水害不過或六十年或七十年是六七十年以前已平澧水之害澤皆耕作之地不辨可知心嘗疑其故無如任之父老未聞其說是以俱憤憤也偶細閱縣志澧水註有云正德十六年縣令張瓚祖守敬議開修成河民賴其利計瓚距守敬相去百有餘年則澧之爲害當時者蓋不啻百有餘年矣瓚以一時之力去不啻百有餘年之害夫豈買買無法於其間者而知今六七十年以前正德十六年以

莽爾百姓亦誰不知之而予復爲爾百姓道之也蓋
以此日之河功皆茲創若不加保河之法河工盡棄
矣誠思所以保之也賴此三人力未艾也爾百姓其
識之諸父老皆歎曰諾于是授之以保河議辛丑
閏七紀

後其間五六十年又皆可耕之地矣繇後以觀是有
人平水而水平無人平水而水不平而水又惡不可
平也不知水之禍不起於澧起於南邑不修澧之河
岸致澧之決及澧旣決又不急築河之決口人事因
循而害遂滋大繇是滋者益滋而河身漸次壅滯又
兼地居衆水之滙土脉沖擾亦易淤耕作其間者未
察受害之源與䟽濬之方所以狂瀾歷久而未艾也
予觀古察今竊見其如此如窠方窠遂益堅拯溺之
志是歲之寢食憂思蓋亦無毫末而非爲水計者每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四

暇與陳生所知孔生貞元乘扁舟泛陸澤之浦自臺
南抵達家庄東盟臺駱庄程二寨吳家庄于明庄浩
浩五十餘里回翔上下尋察九河之情狀如其爲源
頭者何若爲經絡者何若爲尾間者何若與其爲治
法之標本者何若自是而䟽濬之成竹胸中亦庶可
八九得也大意謂河工大在治澧澧不可急治先在
築百泉口清其經絡䟽雞爪張滋黃楊石諸水通其
尾間庶流殺澧現而河可治初不過意期其如此然
亦未敢必如其意期如此也竊又自思曰心思旣竭

時勢不乘將奈何時勢卽乘工役不備將奈何且當此時而譚工役其難實甚越庚子正月上旬有焦生金聲辛生丙甲余生鼎甲晤予予偶議工役擬設炤丁興工一法謂三子曰民其許我乎三子曰不惟其許之且將鼓舞趨之矣予聞其說如獲異珍焉及上

三縣志

卷之九

三十五

意余生臨波細剖而水中之脉絡分明然後見舊日桑田情態皆宛在水中央矣于是遂申詳有築百泉挑濬牛尾雞爪張滋黃楊石諸水之舉一月廿八日郭使君親踏河干按驗合法捐俸四十元而後築濬之詳下隨於三月初六日動工五日而工完十日無水消繼乘數月不雨而河皆平地矣于是乘時起事遂有大挑澧河之請興工之日用通派丁口之法無貴賤老幼農工商賈悉畚挿從事而爭趨於河卽予亦冒沈塗而僕隸與阜亦無弗辦厥者其用力之

壯誠地軸可撼而歡聲之震雖天關可闢矣于是捐
濟者捐濟設法者設法稍聞又遂有澧河末路之舉
澧河迷失故道幾四百年其末端入滏竟荒滅無踪
欲通澧於滏非平地開闢不可意將自黃思口東向
抵黃楊石三溝似近以水高南下懼流害遂他移欲
掘一開鑿地劉生清鄉典史王好行率衆芟刈蘆荻
不意芟刈之下河身突出以六七十年之積波適疏
濬而天久賜是天賜吾民以河身也以漫滅不可考
之故道於叢埋中無意而偶獲是天又賜吾民以故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六

道也于是因而疏之而澧之道遂通澤中之麥收竟
數倍又時單騎入澤察利害問疾苦與隨行者尋究
水道竊又驚異不置夫任傳爲大害者九河已耳今
按自唐山來最爲害者則有泚水自贊皇山經臨城
來者則有滹水自府北馬蹄諸泉來者則有牛尾河
水白沙河分來者則有聖寨河水自廣平府曲周來
者則有漳牛等水共計蓋十七河云夫此十七河志
所不載故老不傳者蓋過半矣予又不得不爲此諸
河察源委詳利害條分而疏濬之奄忽間而辛丑之

春屆矣予懼春水氾溢卽蚤勉爲驅率盡力於植科
分水殷陳蔡馬諸河其中有小漳河者淤尤甚栢鄉
唐山兩鄉紳置地河身中吾何必不以此而爲生民
請命也乃卽魏莊於老僕道其意老僕溫劄殊甚地
遂挑又以書投仰止徐公卽慨復書詞俊爽多風豁
如也地亦遂挑繇是漳水得達沙洛而入滏皆兩鄉
紳賜也于是又決意沙洛枝河與百泉河工之未完
者不意夏四月而予有連平之擢矣念河工未完懼
大雨時行將一萬六千之民力空付流水因謁 各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七

憲勉留數月意在完前工之未完時值天暑農忙無
已作疏河之勸勸之于六月初九日祭河動工民樂
如示幸亦不日而事竣諸父老皆歡聲而功予予曰
不然予何功之有哉河身故道天賜也 府廳各憲
如滿憂勤捐俸激勵賜與天等誰敢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乎且闔縣紳士與爾一萬六千之衆殫財竭力
以至此天功不可貪人力顧可冒乎予何功之有哉
但其中始終任事勤苦特甚者典史許成裡邑史王
好行工書賀階此三人者兩年來身家俱忘筋骨俱

齊爾百姓亦誰不知之而予復爲爾百姓道之也蓋
以此日之河功皆草創若不加保河之法河工盡棄
矣誠思所以保之當賴此三人力未艾也爾百姓其
識之諸父老皆歡聲曰諾于是授之以保河議辛丑
閏七紀

重修城垣記

邑人李鳳翔

任土沙積居九河之衝遇澇則諸河之水自西南奔
騰而來滙于蔡河數冲决城垣隄岸害非一日矣戊
申秋大水壞西南二城八十餘丈堤閘亦隨傾圮已

任縣志

卷之九

三十八

酉夏四月晉陵季侯蒞任甫下車問民疾苦巡視要
害見城垣頽敗慨然曰城郭不完何以設險遂集諸
父老謀之僉曰惟命侯捐俸率先紳衿耆庶皆爭相
樂助于是鳩材用市輓石申號令集丁夫而捕廳許
君成裡則計丈尺量功程稽惰勤時勞逸又擇文學
之謹厚者陳所知謝元震孫觀光杜民賀司錢穀出
人仰効用劉文運王文煥昕夕董其事惟時庶民子
來工匠効力不旬日而告竣守禦足恃矣或曰侯甫
受事胡信孚于民而響應如是予曰侯具敏練才其

初任榕城司李案無留牘民以不寃時海氛方熾侯
胸富甲兵叅贊碩畫八閩皆倚爲長城至今嘖嘖人
口奚有于彈丸百雉哉况侯易直子諒可孚豚魚其
剗輿釐剔務舉大綱不事苛察故令出而人信之擇
可勞而勞誰敢後行見政簡刑清民登衽席侯之保
障吾民過堅城數倍匪僅沾沾于樓櫓間見張弛爲
也侯諱芷號介菴丁亥進士由比部左遷江南武進
人

大清康熙八年 月 日

重建大宋橋碑記

禹貢開田賦功莫先于疏河導江大司徒稻人所掌
專修滄川以洩水而史遷則書河渠孟堅亦志溝洫
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可無虞
夫然後菽粟豐而租賦足衣食裕而禮義興其所關
豈細故哉故大者足以徧天下垂無窮其次亦利一
方澤數世田賦不可一日不治則水利必不可一日
不講也渚陽之大陸澤爲九河下流每遇秋霖則九
河滙于大陸大陸汎濫于平時沃野間禾苗盡成巨

任縣志

卷之九

四十

浸而百泉河至大宋村又衝決民田數千畝共淹糧
地三分之二是以民日窮財日盡當事爲之束手無
策不知大陸本皆耕作之地向有洩水二道一自西
北流至古滏河經隆平寧晉入衛河而注於海明嘉
靖間真順二府起大合濬而民賴其利一自東北雞
爪河出新滏陽以達天津明時尚通順治十八年邑
令吳懷忠復爲修濬所以大陸仍可耕作而農田不
至淹沒也今則隆平之河盡塞民皆築室以居新滏
河亦淤成高地彼此牽制俱難議濬予不得已于癸

亥歲築澧河長隄二十里可救二三千頃之良田乃以子丑連潦水勢洶湧隄既成而復壞人咸惜之至于百泉河發源太行山經邢臺南和之境而環任之東南爲大宋村廢石橋所淤遏遂橫決杜科等村被患最劇予爲築口者兩年于茲屢合而屢決去冬乃議撤石橋以達其流于大陸而大宋士民執風水之說物而不化予再三開陳其利害于是翻然樂從今正月始捐俸與工盡發橋石之陷于地者重建高石橋一座梁高一丈濶倍之其規模視昔有加五閱月

任縣志

卷之九

四十一

而告竣衆因請予記之予惟爲民牧者惟問田賦之所從入而不問田賦之所從出因循成習委天地之大利而不知視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可勝浩歎昔大禹治河首鑿龍門而水性始順今通此橋其功之大小不同而順水之性則一也但橋下河沙易積每歲水涸時必常加疏濬不致復陷于淤泥中則爲功易而爲利久後有爲國計民生考渚陽水利因此橋而并議大陸之疏鑿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利不可諉之于天專咎人事之不修真千古知本之論

哉若兩村人士皆有樂輸襄事之功亦不可沒也例
得書名于後是爲記

康熙丙寅六月既望發江王原祁撰

卷之九

四十一

